

# 农业税取消前后

■ 汪恭礼

1995年，我从安徽省财政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乡镇财政所工作，负责农业税、农业特产税、契税、耕地占用税、乡统筹村提留征收结算，直到2007年才调离财政所。这12年中，我经历了农业税逐步取消的整个过程。亲身感受了农业税取消前后干群关系的变化。

农业税取消前，进村催粮派款是财政所的一大任务，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当时，我所在的镇农业税亩均负担84元，人均负担89元；乡统筹村提留亩均负担124元，人均负担135元，还有各种收费、集资。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，“头税轻，二费重，三费、四费无底洞。”催粮催款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平日里，不是爬山涉水去调查税源，就是到街头田间宣传税法、逐户征收。每逢征收旺季，更是没白天没黑夜地拼命干，整日整月不进家门，有时甚至饭都顾不上吃。吃苦受累不说，还容易招致误解，村民待答不理是家常便饭，碰上“钉子户”就更加麻烦。

记得王胡村一个有名的“钉子户”，叫朱小腊，代征员几次请他缴税，他都置之不理。我当时年轻气盛，便主动要求前去“拔钉子”。去之前，所长还特别叮嘱我要注意方法。当我头顶国徽身着税服只身上门时，朱小腊有点意外。我刚说明来意，他便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嘿，跟我要税？我没钱拿啥交？”一边摸起手边的西瓜刀“笃笃笃”地敲着桌子。见状，我镇定了一下，耐心地解释说：“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。总不能为了几十元税款失了志气吧？你是

一名纳税人，既然已经承包了耕地，又没有遇上自然灾害减收绝收，就得按正常税率依法纳税。”接着又向他宣讲起税法和税改政策，询问他家的收成，和他拉家常，使他渐渐打消了抵触情绪。也许是看我打定主意收到税款才肯罢休，他终于把西瓜刀放下，脸上有些无奈地说：“我本来不想交的，看你客客气气说的也在理，还是交了吧。”听罢，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。

2005年，安徽省全面取消了农业税，我们终于从无休止的收粮收税中解脱出来，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。不用进村催粮催款，时间腾出了一大块，我们就琢磨怎么给老百姓搞好服务。比如在兑现粮食补贴中，考虑到这项工作涉及面广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，是党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具体体现，为了方便群众，不耽误农业生产，就进村入户把各项补贴直接发到村民手上。

接下来，区里全面整合财政补贴农民资金，实行统一管理、“一卡式”存折发放，我就负责这项工作。到王胡村发放存折时，村民们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，聚集在我身旁兴高采烈地议论：“政府真是为咱农民着想呀，不光不收农业税，还发良种补贴、粮食补贴，真是想不到的好事呀。”看到村民们一张张朴实的笑脸，我也发自内心的为他们高兴，能受到村民们这样的优待，让我干劲十足。两天过去了，村民们纷纷拿走了自己的存折，只剩下朱小腊的没人来领。村干部告诉我，2002年，朱小腊响应国家

退耕还林的号召将耕地全部栽上了枣树，到城关做生意去了，具体在哪儿不太清楚。城关离王胡村80多里路程，让村干部代送显然不行，存折发不出去，只好放在我那儿，可是存折上的退耕还林补助款不能不让他取到。好在我住在城关，每次回城关我都有意识地寻找。一天，在一条小巷子里看到一个“小腊排挡”，收拾碗筷的人正是朱小腊。我高兴地跑进去说：“你让我找得好苦啊！”他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皱起了眉头，我心想，他肯定误会了，以为我又来追缴农业税。我赶紧拿出存折递给他，“我这次不是来催款的，农业税取消了，我找你是给你送存折、退耕还林等补助款的。”朱小腊又是一愣，然后搓着手一个劲地说，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真是没想到！今天你一定要在我这儿喝酒。”说完跑进里屋抱出一个大西瓜，一边切瓜嘴里还不住叨念，“真是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2006年底，全国8亿农民彻底告别了农业税，千年“皇粮”成为历史。这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德政工程，广大农民欢欣鼓舞，我们这些基层财税人也能够更好地为农民服务。而这些都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，得益于党的支农惠农好政策和公共财政体制的不断健全完善。身为财税人，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财政局）

责任编辑 刘慧娟